



民国
金融家
沉浮
录

枪炮与 货币

GUNS AND MONEY:
The Ups and Downs of Financist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上

十年之功，
在公共遗忘处
书写一个国家的记忆



中国往事

赵柏田
作品

中国往事

上

赵柏田

作品

枪炮 与 货币

民国金融家

沉浮录

GUNS AND MONEY:
The Ups and Downs of Financist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枪炮与货币：民国金融家沉浮录 / 赵柏田著.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1
(中国往事：1905-1949)
ISBN 978-7-5702-0643-8

I. ①枪…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8973号

责任编辑：杜东辉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消食片儿

责任印制：邱莉 王光兴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45.75 插页：4页

版次：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608千字

定价：98.00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这本书不是小说，不是传记，不是论文，而是事实记叙之一种。这一种区别于别一种者，在于笔法上杂取种种，有人物，有故事，有场景，有命运，亦有数目字和观念之辨析。从以下材料的运用上，可以看到作者对史实的尊重：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

1949年春夏之交，一个叫徐子为的上海收藏家闲逛地摊，觅得两册字迹恣漫的日记手稿，所记皆二十年前南京国民政府初立时的财政金融事。再细翻看，才知日记主人是金融财政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中央银行前总裁张嘉璈。其时，张嘉璈已带着家人前往香港，这两册日记手稿估计是行前仓促，不慎失落的。徐君虽被不久前的金圆券改革搞得囊空如洗，还是咬咬牙把这两册日记手稿买下。此即今上海图书馆藏张嘉璈手写日记，所记为1927年、1928年和1932年的部分时段。

1953年，张嘉璈辗转赴美，后被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聘为中国经济高级研究员。张嘉璈的回馈之礼，是向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捐赠了自己的部分著作和日记手稿。1979年张嘉璈去世后，遗孀周碧霞又捐赠了剩余的日记手稿。这些日记手稿今藏于胡佛研究所内的张嘉璈私人档案中，共六盒，三十四本，起止时间为1935年6月至1979年10月，涵盖了张嘉璈被国民政府借金融统制之名逐出中国银行后的主要经历及晚年旅澳、旅美生活。

曾在中国银行服务多年的学人姚崧龄，受张嘉璈生前之托完成的两大册《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即是在充分引用谱主“日记、自述、谈话纪录、演说辞、专题论著、条陈、文告、公牒、私人信札及新闻报道等原始资料”基础上编纂而成，于民国金融史、财政史、政治史、外交史研究保存了大量信史。唯因东西睽隔，上海图书馆藏的张嘉璈日记手稿在姚著年谱中基本阙如，这是应予说明的。

张嘉璈的《中国铁路建设》，叙述 1935 年以前中国铁道事业发展的历史，以及抗战中的铁道运输和抗战后的铁道发展，曾由美国 John Day 公司在战时出版，商务印书馆于 1945 年出了中文初版，商务总经理王云五作序。另一部专著《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于 1958 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出版，1986 年，文史资料出版社曾出版由杨志信摘译的一个简体中文选本。

张嘉璈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时撰写的《东北接收工作日记》（起止时间为 1945 年 8 月 23 日至 1946 年 4 月 30 日），涉及二次大战结束时中国东北的经济形势，中苏关于收回东北历次谈判，日记手稿曾由他本人于 1974 年捐赠给胡佛研究所，并与时任所长康培尔约定，该部分日记于十年后公开。日本学者伊原泽周编注的《战后东北接收交涉纪实：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即以此为底本，中文简体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 2012 年出版。

姚崧龄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曾收入传记文学丛刊（之六十五），由传记文学出版社于 1982 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后将之收入“民国文献丛刊”，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 2014 年出版简体中文版。

《陈光甫日记》《陈光甫日记言论集》

何谓银行家？上海商务印书馆于 1935 年出版的《增订商业辞典》中说：“经营银行之人物也。即银行中施活动机关之首脑者。银行中全部之事务人员及夫役均不能称为银行家。”近世中国银行家，有撰写日记习惯的可谓凤毛麟角，大概仅张嘉璈、陈光甫、周作民、贝祖诒数位。

陈光甫身为“南三行”领袖人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旅行社创始人，抗战初期又两度赴美，成功进行桐油、滇锡借款，其历时 20 余年的私人日记，蕴藏着涉及中国近代史各个领域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其人又好学敏思，长于观察，日记中对各路政商人物的观感，为今人审视那段历史提供了别一种视角和鲜活的佐证。上海档案馆编的《陈光甫日记》，由该馆金融史家邢建榕、李培德两先生合作编注，据编选者言，其根据，一是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二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保存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资料及陈光甫私人文书。日记整理者除对相关的名词、事件、人物做有注释外，还插配了许多取自陈光甫私人档案的图片。

其分册内容依次为：旅汉日记（1928 年），沪宁日记（1928 年），旅欧日记（1929 年），视察日记（1930—1931 年），淞沪日记（1932 年），白银日记（1936 年），南京日记（1947 年），南行日记（1948 年），曼谷日记（1949 年），香江日记（1949—1950 年）。

新近出版的《陈光甫日记言论集》，系“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汇编”之一种，除日记外，还收录了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于 1949 年编辑出版的《陈光甫先生言论集》。可惜的是在日记部分未收 1947 年、1948 年、1949 年（10—12 月部分）和 1950 年。据上海档案馆选本的编者介绍，这四年的日记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

据该大学网站介绍，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自 1958 年开始，即着手进行近代中国名人的口述历史工作，其入选范围为政府高级官员、社会知名人士等。据此原则，哥大东亚研究所对十七个民国时期的人物进行了采访，整理了他们的口述回忆，其中陈光甫的口述回忆有 167 页。据称，陈光甫本人还向哥大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捐赠了部分私人文书，约三千件，其中一部分为 1936 年至 1942 年他所参加的对外借款、贸易谈判文件，另一部分为未刊日记（1942—1950 年）、回忆、函札和笔记等。

《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亦云回忆》

黄郛不是金融圈中人，但他却是 1927 年蒋介石寻求江浙银行家支持

的重要桥梁，与张嘉璈、陈光甫、钱新之等银行家交情深厚。《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由专注于民国人物研究的沈云龙先生编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出版。该年谱长编的编纂，依据的是现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及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的黄郛档案。该档为缩微胶卷，由黄郛夫人沈亦云提供的文件拍摄，大量为1924年后黄郛与各路政要们的往来函电。

出身于嘉兴东栅栏一个书香世家的沈亦云（原名性真，后改署景英，字亦云）是黄郛的结发妻子。黄郛去世后，亦云一直都在莫干山继续先夫的乡村改造计划，直到1950年后赴美定居。《亦云回忆》引用了大量文件，披露了其夫黄郛参与处理一系列要案的幕后真相，历来为学界所推重，传记文学出版社收入“传记文学丛刊”于1980年出版后，简体中文版由岳麓书社于2016年出版，收入该社“传记文学书系”。

在哥大东亚研究所的口述史访谈中，沈亦云的口述史料489页，仅次于胡适的786页，其文字颇清丽可喜。

《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一个家族的传奇》，Return to the Middle Kingdom: One Family, Three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中国召唤我：我参加中国革命的历程》，Percy Chen 英文书名：China Called Me, My Life Inside Chinese Revolution。

陈丕士和陈依范是外交家陈友仁的儿子，兄弟俩的英文名字一个叫彼特(Percy Chen)，一个叫杰克(Jack Chen)。他们是中法混血儿(可能还有四分之一的非洲血统)。

1927年夏天，刚到中国的兄弟俩受父亲陈友仁指派，花三个月时间穿越茫茫戈壁，护送第三国际顾问鲍罗廷一行回莫斯科。来中国前，他们家在天堂般的特立尼特岛上，有包括一个海湾、一个种植园、数栋别墅的庞大产业。哥哥陈丕士是英属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西班牙港的一名执业律师，小名杰克的弟弟陈依范，是伦敦一所大学一名喜好艺术的学生。

陈丕士在回忆录《中国召唤我》(简体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于1983年出版)中记述了他和一群失败的革命者穿越戈壁的惊人之举。那时他还

只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喜着国民革命军军官服，英气勃勃。在欧洲转了一圈后，他于1946年到香港，重新执律师业。弟弟杰克后来作为漫画家和记者先后在苏联和英国工作。抗战时期，杰克发起了一次艺术巡展，把中国画家反对日本侵略的画作带至苏联和欧美的许多重要城市展出。这是把中国革命艺术第一次介绍给世界。他因此成了党的朋友，后来还创办了新华社伦敦分社。

《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一个家族的传奇》的作者陈元珍，是陈依范的妻子。书的中文名借用了当年“铁腕”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大名，似乎是一部个人传记，其实写的是陈家三代人的故事，他们家族曾经的光荣和遭受的挫折。陈元珍是上海人，学过电影表演，1949年后进文化部电影局做了一名文学编辑。1971年，他们一家才去了美国。陈依范讲学之余，著有《美国华人史》《在上乐村的一年》等。1995年陈依范在加利福尼亚去世，陈元珍定居加州伯克利，后来出版有自传体小说《龙村》(The Dragon's Village)。

《陈洁如回忆录》

做过八年蒋介石夫人的浙江镇海籍女子陈洁如，在1927年冬天蒋宋联姻前被解除婚约。居间说项的是虞洽卿和他的女婿，一个叫江平的沪上律师。她回忆录英文打字稿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有摘要本，内容为陈洁如与蒋介石结婚至离异的回忆。1992年以来，《传记文学》连载了该回忆录节译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于1993年出版的《陈洁如回忆录》可能就是该节译本的简体中文版。

《上海银行家书信集：1918—1949》

上海市档案馆度藏的民国时期上海金融档案，其数量之大内容之宏富，可为国内之首，涉及银行达一百七十余家。如按收藏数量次序分，依次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金城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大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南银行、浙江第一商业银行、盐业银行等。本册所收银行家

书信、电报，系编者从各家金融机构档案中遴选而出，张嘉璈、陈光甫、李铭、叶景葵、宋子文、孔祥熙、唐寿民、钱新之、周作民、杨介眉、吴鼎昌、贝祖诒、徐新六、杜月笙、资耀华、徐寄庠等银行家和政商要人们函电交驰，交织成一幅从金融视角呈现的中国现代史。因信件的真实性和私密性，从中亦更能体现银行家的心路历程，并揭出某些公共性事件背后的幕后秘密。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江浙财阀”这个称呼是日本学人发明的，后经美国历史学家帕克斯·M·小科布尔(Parks M. Coble, Jr.)在这本书中引用广为人知。这本书讲述了国民党全面统治中国的十年间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的联合，以及这场政商联姻带来的无休止的恶果。

上海商业阶层在1927年后雪消冰渐般的速朽图景，这本书所作的呈现是开创性的。尽管在事实的展开上还是粗线条的，但它更大的意义在于方法论上的启迪。正如政府以政治力量推行经济势必造成灾难，反过来，商人与政治媾和，试图赚取权杖上的利润，更要以丧失商业的独立性、丧失商业现代化的契机为代价。从随后二十年(1927—1949)上海银行家和实业家们的沉浮可以看到，这个曾经最灵敏、最具活力的精英人群，在政客们一场场的豪赌中已沦为桌上的筹码，一个高度集权社会的到来，让曾是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变得无足轻重，称之为中产之死也毫不为过。

和本书一样对作者有着方法论启迪意义的，是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Marie-claire bergere lage dor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

若没有史家的辛勤爬梳，也就没有了今天的历史写作。对史实的尊重，亦即对史家的尊重，在此，谨向杨天石、邢建榕、冯筱才、洪葭管、郭太风、吴景平、王正华诸位先生深表感谢。若有引述失当之误，皆由作者文责自负，与诸位先生无涉。

序曲



北火车站的枪声小了下去。被暮色吞没的铁轨尽头，隐约可以看到土黄色军服的北军士兵的影子在晃动。他们撤退了。随着硝烟被风吹散，这个城市的春天里令人迷醉的熟悉气息又回来了。那是弄堂底的玉兰花香、苏州河水的土腥气，再加上工厂里机油和棉纱的混合味道。现在弥散在黄昏空气里的，又多了丝丝缕缕血的腥味。

工人纠察队员横七竖八躺在枕木两旁的沙包后面。到处是发烫的枪支，空了的子弹袋。尸体来不及处理，先包扎伤员。总工会下属工人纠察队的所有家当都在这儿了。几百杆枪，两门小榴弹炮，硬是顶住了张宗昌的直鲁军一个营四个多小时的轮番进攻。

这个从苏州方向运动过来的步兵营，是试图冲进城里接应毕庶澄的。从昨天下午开始，毕庶澄的三千驻军和严春阳的两千警察，就在城里被追得像过街老鼠一样。如果被这五百名彪悍的直鲁军冲进城，局面将不可收拾。为此，总工会早就下了死命令，把市区各纠察队的所有枪支和精干武装全都调集到北火车站，不让敌跨过此线。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中央特委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和赵世炎来到现场亲自指挥。

及时降临的夜色帮了大忙。进攻数度受挫的北军摸不清火车站方向的底细，匆匆收队了。纠察队的工友们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暮色中满地横躺着的躯体，都辨不出哪是活的，哪是死的。

傍晚七点整，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带领部队赶到北火车站时，战场清扫已近尾声。两个带路的向导章郁庵和赵子敬在

遍地尸体中辨认一张张烟熏火燎的脸孔，不由放声大哭。

昨天，3月21日，总罢工转入起义时，中央特委就派总工会的章郁庵前往第一军驻地，利用其兄是白崇禧的谍报处长的身份，请求国民革命军火速出兵上海，配合城内的起义打垮北洋势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以“部队一路辛劳需暂时休整”为由，迟迟按兵未动。次日，总工会代理委员长汪寿华又派交际处长赵子敬前往联络。白崇禧出示了一份刚收到不久的电文，再次表示爱莫能助。那份总司令部发来的电报上，确有“我军如攻上海至龙华、南翔、吴淞之战线为止，军队不越此线为妥”字样。

年轻的将军把头掉转过去，看着夜色中火车站大楼的剪影。饶是他自打出广东后一路攻城略地，见识过无数鏖战场面，这遍地满是血污的蓝布工装和残破尸体，也让他不敢直视。他受不了躺在地上的工友们射来的责备、疑惑，甚至跳动着愤怒火苗的眼神。他甚至不敢去看对面那个比他还要年轻的指挥官的眼睛。那是中央特委委员、总工会总负责人何松林（汪寿华的化名），北火车站一战的最高指挥者。

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第一师乃是从广东一路打过来的虎贲之师，革命热情高涨，总工会派来的两个联络人来请援时，白总指挥举棋不定，他第一个站出来代表第一师请战，竟被白总指挥轻轻松松一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给挡了回去。事后，甚至还有同僚暗暗讥笑他“不讲大局”。

从第一师驻地龙华到北火车站，不到两小时路程，如果不白白耽搁这两个白天外加一个晚上的时间，工人兄弟又何至于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共产党的那个官，拿着一个洋铁皮喇叭在喊话。那一口江浙土音，薛岳不是听得很明白，但大概意思还能听出，好像是说，经过这两天战斗，反动军阀已经逃跑，上海的工人兄弟写下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光辉一页，今天，1927年3月22日，就在北火车站的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上海特别市市民委员会已经正式宣告成立，流血已经结束，革命已经翻开新篇。

没有一句指责的话。但薛将军听着还是难过得想哭。流血真的结束了吗？他自问。

工部局大楼内的环形广场上，整齐地排列着六辆装甲车，面向着汉口路的大楼正门，又陆续驶进来几辆小车。这天是3月23日，星期三。上午九时刚过，通往董事会会议室的大理石饰面的走廊上，已响起了稀稀拉拉的脚步声。

这是本月里召开的第四次董事会。除了总裁希尔顿·约翰逊、总办爱德华是在这幢花岗岩饰面的“石头房子”办公，其他九名董事，包括总董费信悖(Stirling Fessenden)在内，都从市区各个方向赶来。

这九人是：费信悖、麦西(副总董)、贝尔、船津辰一郎、莱曼、麦克贝恩、麦克诺顿准将、罗、贝特(缺席)。

作为上海公共租界内相当于市政委员会的一个机构，自1870年起，工部局董事会就基本维持着九或十一人的规模。英国人始终占据大多数席位，美国人占一至二个，日本人一个。董事不发薪水，从中互选产生总董。现任总董费信悖就是美国人，自本世纪初来到上海，一直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董事会开得如此密集，是工部局成立七十年以来少有的。那是因为，租界周边地面突然出现了大批中国军队。

一个月前，2月23日，一个阴沉的星期三上午，也是在这幢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楼里，董事们就对近期上海政治和军事局势表示过深切忧虑。总裁希尔顿·约翰逊先生要求各位董事，“以适当的方式”向各自国家的领事申请派军队援助。英国佬提请董事们接受他的下列观点：目前租界周围驻扎着大批中国军队，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指挥的，想做什么，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可以认为构成了威胁，工部局就有正当理由申请这种援助。他分析局势发展下去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一是孙大帅的败军从松江附近溃退到租界上来，二是张宗昌的直鲁军大批从南京开来，三是国民革命军可能从杭州开赴上海。他重重地拍击着桌子，“无论发生哪种情况，租界都有可能遭到军队的侵犯和蹂躏，故必须采取断然措施！”

让希尔顿·约翰逊先生忧心的还有，驻在营区的部队和港口舰艇上的陆战队至少四个小时才能抵达岗位，何况命令传送还需要一些时间。他说他已经和英驻军上校旅长一同去考察了法租界的“机枪掩体箱”，这

种小型流动掩体箱可以藏一个人和一挺轻机枪，街垒战时挺管用，他建议一次性订购十个，每个一千多元。^①

那天的董事会，以及后来两次有警务、卫生、工务、电气、火政各处处长参加的两次会，说是形势严峻，其实大家心里也没有太当回事。说是狼要来，狼来了毕竟也在林子外，与会者更操心的事，还是食品储备是否足额，万一战争打响，社区的垃圾有没有人清运，卫生和保洁有没有人做，酒店的红酒、香肠和蜡烛是不是管够这些小事。

担任燃料、食品与运输主管的弗思先生说，牛乳、米、面粉和食糖供应充裕，煤的贮存量也大大超过往年。英国驻防军已在自己设法进口肉类、蔬菜与木柴等物资。租界内还有大批罐头食品贮存，饿是饿不死的。

主管志愿服务的古德尔先生说，电气处、自来水厂、煤气公司、电话公司都有应急措施，怕就怕发生大罢工，邮政第一时间就要瘫痪，到时候我们都在孤岛上，没有人知道我们是死是活。

工务处长说，他负责的三个部门，生活垃圾、粪便处理和污水处理工程，如果发生总罢工，租界里每天产生的三百五十吨垃圾堆在一起，整个租界就会臭掉，运粪便的驳船开不出去，粪便就会流进阴沟和排水管，我们天天喝的就是粪水。西区自来水厂的工程师说可以增加氯化的办法保持水质，但不管怎么弄，粪水还是粪水。

火政处长说，已经募集到七十名志愿救火员，但他们没一个有救火经验，尚需培训。

卫生处长哈珀先生说，屠宰场这边，屠夫罢工倒不用怕，可以雇佣一些白俄，只要薪水和白酒到位，他们会足够卖力。但这些白俄愿不愿意搬运垃圾还有待询问。如果洗衣店罢工的话，那就有点麻烦，洗衣工作将不得不由住户们自行承担，或者，住户们也可以在自家花园里焚烧一定数量的生活垃圾，包括旧衣物，但这样一来，整个租界就变成难民营了。

一位董事提问，租界内可不可以建一座焚化炉，专门用来焚化生活垃

^① 上海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3册，682页，“1927年2月23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圾。哈珀先生告诉他,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用这种方式处理垃圾需要大量劳动力……^①

粤军终于要来了!租界外面的中国军队像气候云图一样每日变幻着,南进北退,南北死缠,现在,局势终于清晰了,能够进入租界的,只有那支南方的军队,只有年轻的蒋介石将军带领的国民革命军。

而形势也教会了工部局的董事们,眼下发生在中国的,乃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正在退出这座城市的“孙大帅”和张宗昌,就是他们这班长期掠夺中国的帝国主义者。革命是血与火的洗礼,革命才不会管你垃圾成堆,内衣没人洗,粪便溢出下水道。

进入3月下旬,形势变得骇人起来。就在昨天,暴动的工人在共产党的暗中组织下,选出了他们自己的上海特别市市政府。另外据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正带着一支小规模舰队直奔上海而来。董事们见了面,也都没了心情开玩笑。

这天的董事会,是讨论怎么应对新选出的市民政府,怎么应对蒋介石来上海,都是火烧眉毛的事,列席的除了商团司令、警务处长,其他各个处的处长们,一概不参加。

希尔顿·约翰逊总裁昨天去南市,被工人纠察队拦截下来,还写下了书面保证,此事今天上海所有报纸都有报道。约翰逊先生向董事会就此事作了说明。他说自己身为工部局最高行政长官,去南市访问本在职权范围,书面保证是被迫签下的,因为他不这么做,就会被工人纠察队击碎脑袋。因外界报纸已炒得纷纷扬扬,董事会建议约翰逊先生发表一份声明,以正视听。会上还作出了一项决定,由总办爱德华先生记录在案:“工部局的高级官员没有通知董事会并经其认可,不应前往敌对势力所占地区。”

大概是不满意于希尔顿·约翰逊先生一临大事就是期期艾艾的态度,今天的董事会,总董费信惇唱起了主角(不久他将辞去总董出任总裁,

^① 上海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3册,684页,“1927年3月3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开启公共租界工部局长达十年的“费信惇时代”)。书记员在会场一角低着头沙沙地记录:

总董建议,在目前紧急状态下,可以把中国的不良分子驱逐出租界。总裁回答说,这件事捕房已在办了。

一位董事提出在租界内组织大规模武器搜查的建议。总裁说这也在进行了,但动用军队组织搜查不一定有效。……董事们一致同意在此危急形势下有理由采取惯常不用的措施。总董说,他将向警务处长提出捕房在界内防军协助下组织这种搜查队的可行性问题。^①

最后,费信惇宣读了一封英国防军总指挥的来信。信中说,工部局和驻军都有责任严防中国士兵和难民进入公共租界,尤其对带枪歹徒,一定要严防死守。信中还说,中国官员进入租界,必须持有工部局和驻沪防军总部情报股联合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将级军官只能允许带不超过十人的武装警卫员。

“眼下就有一位中国将军即将来到上海,而且他可能是目前整个中国最有威势的一个人物,各位董事,你们认为这张特别通行证应该发给他吗?”

董事会结束后,工部局总巡巴雷特签署了第一张特别通行证,准许蒋介石随带武装卫队十人进入公共租界。规定:1. 除蒋介石乘坐的汽车外,严限汽车2辆;2. 这些汽车须有工部局捕房人员伴同;3. 蒋介石进入租界和通过界栅的时间须预先通知本司令部。

法国驻沪总领事那济闻讯,这天也签署了一张同样内容的通行证。日后,由法租界刑事科政治组探长、有着帮会背景的程子卿,交给了蒋的特务处长杨虎。在上海的秘密帮会里,他们是同一辈分的兄弟。

^① 上海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3册,687页,“1927年3月23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楚同”号炮舰在长江浊浪间起伏，如一条黑色铁甲蛟龙，前后护卫着“楚有”“楚谦”两舰。春汛水湍，船行如箭，只一天一夜，就从安庆驶到了去南京不远的采石矶。

这艘浅水炮舰是张之洞任职湖广总督时，向日本川崎船厂订造，说起来也是前朝旧物了。这是一只煤老虎，八座锅炉没日没夜地烧，才能保证它一千三百五十匹的馬力和十三节的最大航速。舰首原装的四门阿姆斯特朗火炮也显得过时了。

船是旧船，人却光鲜。总司令身穿一袭还没下过水的蓝灰色呢军服，马裤，长统皮靴，肩上斜拉一条棕黄皮带。人瘦，穿衣服就有架子，男人四十，要说多英气就有多英气。杨虎和随舰几个军官背地里说笑，总司令这模样像个新郎官。不承想，到了年底，他还真的做了一回新郎。

船上的无线电早已得报，程潜指挥的江右军两个军，第二军和第六军，昨已克复南京，今日上午九时，已在中华门正式举行入城仪式。按理说，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理应进城慰问作战将士。但这两个军在广州时就是出了名的共产党员和左倾青年多，这让他一想起来就头皮发怵。上岸，还是不上岸？

正迟疑间，南京城方向隐隐然似有炮声传来。距离太远，听不分明，云层上空的雷声也是说不断的。三舰放慢速度，小心前行，并向岸上派出搜索人员。

愈近南京，炮声愈隆，前前后后加起来竟有二百多发，持续有一个多小时。奇怪！此时的南京城，应该早就没了大股的直鲁军，怎地会枪炮声大作？舰上有军官从爆炸声听出来了，那应该是驱逐舰上的小口径炮。

傍晚五时，岸上探子来报，第二军、第六军入城后，与溃退的直鲁军交火，城中秩序一时大哗。乱兵冲击外国领事馆及教会学校，再有不明身份者鼓动，致有抢劫、强奸等恶性事件发生，并有多名外籍人士死亡。外国侨民翻出城墙，逃至江边呼救，遂有英美军舰向城中开炮之事发生，目前伤亡人数尚未统计出来

“楚同”等三舰暂靠下关码头，迅速向下游派出了警戒。

第二军第六师担任南京城西的卫戍任务。六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曾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萧劲光，傍晚时接到特务连报告，下关码头出现三艘兵舰，据说蒋总司令就在其中一艘上。

蒋总司令是北伐第一军事长官，重任在肩，他来南京怎么会事先没有一点消息呢？萧劲光一边把消息报告军部，一边拉了六师师长戴望，出城向下关江岸而去。

码头上停靠着“楚同”“楚有”“楚谦”三舰，卫兵戒备森严。果然是蒋介石来了。萧、戴二人即请卫兵通报，上舰晋见。

两人简要汇报了北伐军入城之际的城中骚乱经过，和英美军舰“绿宝石”号、“诺亚”号、“普雷斯顿”未经宣告就进行的炮击。

蒋问：“伤亡情况如何？”

萧、戴答：“我军刚刚统计的伤亡数字是，官兵死亡二十四人，重伤七人，市民死亡十五人，重伤九人。”

“外籍侨民伤亡情况呢？”

“事发后，我军即请红十字会和英领馆共同调查外国人死亡情形，计英国人三人，美国人一人，法国和意大利传教士各一人，共计六人。”

蒋恨声道：“颂云（程潜字颂云）误我！江右军由赣北进取南京，本当大功告成，没想到紧要关头竟酿成如此大的国际纠纷！”钉子般的目光刺向萧、戴二人，“现在谁在城中？”

“程总指挥，林伯渠（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军法处处长），贺耀祖的独立第二师和叶开鑫的第三师现在城中。另外，二军鲁代军长正在赶来下关途中。”

“告诉他们，不必上舰！让程潜赶紧来见我！”

说话间，二军代军长鲁涤平和四师师长张辉瓒已急匆匆赶至江边，正与卫兵争执。萧劲光和戴望下船，告之不必上去了。鲁涤平的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他明白，自己湖南新军出身，不是黄埔嫡系，不受人家待见，但第二军一路血战至此，逢战皆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总司令的军舰就泊在下关码头，岂有面都不照一下的道理？

岂不知，此刻惹得蒋介石满腹怨望的，是程潜，而不是他鲁涤平。南